

# 林汉达

【中国历史故事集】

# 戰國

故事



林汉达◎著

八國全都歸并到秦國，天下統一。東周列國，經過「春秋時  
才合成了一個大國。秦王政跟着就改變國家的制度。當初  
沒有了，那么自己又叫什麼呢？他覺得自己的功勞威望比古時候的三皇五帝  
「皇帝」這個名稱。自己是中國頭一個皇帝，就叫「始皇帝」，人們就稱他  
數目字計算，第二個皇帝就叫「二世」，第三個叫「三世」……  
玉器工匠刻了一顆大印，稱為「玉璽」。那玉璽刻好之後，大臣們  
始皇朝賀，聽他的新

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林汉达

【中国历史故事集】

林汉达◎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故事/林汉达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5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美绘本)


ISBN 978-7-5007-8907-9

I. 战... II. 林... III. 儿童文学—历史故事—作  
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943 号

LINHANDA ZHONGGUO LISHI GUSHIJI

(战国故事)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著者: 林汉达 美术编辑: 缪惟  
责任编辑: 王亚南 雪岗 插图: 刘安利  
洪涛 姜涟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8.75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30千字 印数: 10000册

ISBN 978-7-5007-8907-9/1·1052 定价: 21.5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三家分晋 .....	1
用人不疑 .....	8
河伯娶妇 .....	13
起死回生 .....	18
不受蒙蔽 .....	23
商鞅变法 .....	28
孙臆下山 .....	35
马陵道上 .....	40
悬梁刺股 .....	45
攻守同盟 .....	49
合纵抗秦 .....	54
连横亲秦 .....	58
胡服骑射 .....	64
屈原投江 .....	70
鸡鸣狗盗 .....	75
狡兔三窟 .....	78

# 田王录





火牛陷阵 .....	83
完璧归赵 .....	89
负荆请罪 .....	94
远交近攻 .....	98
赠送绨袍 .....	102
坑杀赵卒 .....	105
毛遂自荐 .....	109
盗符救赵 .....	114
图穷匕见 .....	121
统一中原 .....	128





# 三家分晋

越王勾践（越国原先在浙江省杭县以南，东到海边的地方）“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不但灭了吴国（在江苏省南部），而且大军渡过淮河，当上了中原诸侯的领袖，做了霸主。一向称为霸主的晋国（在山西省），到了这时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诸侯国了。有势力的大夫各人割据地盘，把晋国分成了好几个小国。他们之间互相攻打，互相兼并。在这种情况下，晋国怎么能跟强大的越国对敌呐？

晋国的大夫当中势力最大的原来有六家，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晋国的大权可就归了四家，就是：智家、赵家、魏家、韩家。那时候，列国的大夫占有着大量的土地。他们直接统治农民，比国君富裕得多。农民的生活在大夫的手下，也比在国君的统治下要好一些。有不少农奴受不了国君的压迫和虐待，还情愿逃到大夫的封地里去做佃农。各国的大夫的势力因而越来越大，像晋国那样，土地和人民实际上都落在这四家大夫手里了。

这四家——智伯瑶（yáo）、赵襄子（襄 xiāng）、魏桓子（桓 huán）、韩康子——之中，智伯瑶的势力最大。他对赵、魏、韩三家说：“咱们晋国一向当着中原的霸主。没想到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先后起来，夺去了霸主的地位，这是咱们晋国的耻辱。如今只要把越国打败，晋国仍然能够当上霸主。我主张每家大夫拿出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公家的收入增加了，壮丁增加了，实力才会增强，才能够重新当上霸主。”这三家大夫早就知道



智伯瑶想独吞晋国。他所说的“公家”，其实就是“智家”。可是他们三家心不齐，没法跟智伯瑶闹翻。智伯瑶派人去向韩康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韩康子如数交割了。智伯瑶派人去向魏桓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魏桓子也如数交割了。智伯瑶就这么增加了二百里的土地和户口。跟着他又派人去找赵襄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赵襄子可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怎么也不能送给别人。韩家、魏家他们愿意送，不干我的事，我可没法依！”来人回去把赵襄子的话向智伯瑶报告，智伯瑶气得鼻子呼呼地响。他派韩、魏两家一同发兵去打赵家，还答应他们灭了赵家之后，把赵家所有的土地和户口三家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guǎ）不敌众，就带着赵家的兵马退到晋阳（在山西省太原市）城里，打算在那儿死守。这个晋阳城是赵家最坚固的一座城。当初由赵家的家臣董安于一手经营，里面盖了很大的宫殿，宫殿的围墙内部全用苇箔（bó）、竹子、木板做成，外面再用砖和石头砌上。宫殿里的大小柱子全是上等的铜铸成的。所有的建筑又结实又好看。董安于之后，赵家又派家臣尹铎（yǐn duó）治理晋阳城。尹铎减轻刑罚，减少官差，因此很得人心。赵襄子一见晋阳城很严实，粮草又充足，老百姓也乐意跟他在一起，他就放心多了。

没有多少日子，三家的兵马把城围上。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准交战。每逢三家攻打的时候，城上的箭就好像雨点似的落下来，智伯瑶没法打进去。晋阳城就这么仗着弓箭守了半年多。可是箭都使完了，怎么办呐？赵襄子为了这个，闷闷不乐。他手下的谋士张孟谈对他说：“听说当初董安于在宫殿里准备了无数的箭，咱们找找去。”这一下可把赵襄子提醒了。他立刻叫人把围墙拆去一段，果然里面全是做箭杆的现成材料。又拆了几根大铜柱子，铸成无数的箭头。有了这么多的箭，再使几年也使不完。赵襄子叹息着说：“要是没有董安于，如今上哪儿找这么些兵器去？要是没有尹铎，老百姓哪儿能这么不怕死地守住这座城呐？”

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城围困了两年多，没打下来。到了第三年，有一天，



智伯瑶正在察看地形的時候，一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就有了主意了：晋水是由龙山那边过来，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一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士兵们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城，又在上游那边造了一个很大的蓄水坑。在晋水上筑起坝来，拦住上游的水。这时候正赶上雨季，一连下了几天大雨，蓄水坑里的水都满了。智伯瑶叫士兵们开了个豁口（豁 huō），大水就直冲晋阳城，灌到城里去了。不到两天工夫，城里的房子多半给淹了。老百姓跑到房顶上和高地上避难。竹排、木头板子都当了筏子。烧火、做饭都在城头上。可是全城的老百姓宁可淹死，不肯投降。

赵襄子叹息着对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要是水势再高涨起来，咱们不就全完了吗？”张孟谈说：“我总觉得韩家和魏家决不会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的土地让给智家。他们也是出于无奈。依我说，主公多准备小船、竹排、木筏子，再跟智伯瑶在水上拼个死活。我先想办法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去。”赵襄子当天晚上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去跟两家相商，约他们反过来一同去打智伯瑶。要是韩康子和魏桓子能够同意的话，赵襄子就有救了。

第二天，智伯瑶命令下来，叫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挺得意地对他们说：“我用不着交战，我能够叫这条晋水替我消灭赵家。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以为晋国的大河像城墙一样可以拦住敌人。照晋阳的情形看来，水能灭国，大河反倒是个祸患了。你们看看：晋水能够淹晋阳，汾水就能淹安邑（魏家的大城，在山西省运城市），绛水也就能淹平阳（韩家的大城，在山西省临汾市南）。是不是？哈哈！”韩康子和魏桓子连连答应着说：“是，是，是！”智伯瑶见他们答话有点慌里慌张，好像挺害怕的样子，自己才觉得说漏了嘴。他陪着不是说：“我这个人哪，是个直心眼，有一句说一句，你们可别多心！”他们两个人又点头哈腰地说：“是，是！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能够跟着您，蒙您抬举，真是非常荣幸了。”他们嘴里尽管这么说，心里可决定要跟着赵襄子干了。

第三天晚上，约摸四更天，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了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衣裳和被子已经湿了，兵营里全







是水。他还以为大概堤坝开了口子，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士兵们去抢修。不大会儿工夫，水势越来越大。智伯瑶的家臣豫让（豫 yù）带着水兵，扶着智伯瑶上了小船。智伯瑶在月光下回头一瞧，就见士兵们在水里一起一沉地挣扎着，这才明白敌人把水放过来了。正在惊慌不定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战鼓。韩家、赵家、魏家三家的士兵都驾着小船、竹排、木筏子，一齐冲





杀过来，见了智家的士兵就连打带砍，一点不放松。当中还夹杂着喊叫的声音：“别放走了智伯瑶！拿住智伯瑶的有赏！”智伯瑶对豫让说：“原来那两家也反了！”豫让说：“别管他们反不反，主公赶紧杀出去，上秦国去借兵！我留在这儿破出死命对付他们。”说着，他跳上木筏子，杀散敌人，叫大将智国保护着智伯瑶逃跑。

智国保护着智伯瑶，坐着小船一直向龙山那边划去。这一带没有追兵，智伯瑶才喘了口气。他们好容易把船划到了龙山跟前，急急忙忙爬上了岸。幸亏东方已经发白了，他们顺着山道走去，跑了一阵子，略略宽了宽心。不料刚一拐弯，迎头碰见了赵襄子！赵襄子早就料到智伯瑶准从这条路上跑，预先带领一队兵马在那边埋伏着。他当时就逮住智伯瑶，砍下他的脑袋。智国自己抹脖子自杀了。

三家的兵马合到一块儿，把沿着河边的堤坝拆了。大水仍旧流到晋水里去，晋阳城又露出旱地来了。

赵襄子安抚了居民之后，就给韩康子和魏桓子道谢。他们宣布智伯瑶的罪恶，就照古时候的习惯把智家的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剩。韩家和魏家的一百里土地和户口，当然由各人收回去。智家的土地和户口，他们就三股平分了。

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灭了智伯瑶，都想趁着这个时候把晋国分了，可是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能说干就干，总得找个恰当的时机才好。到了公元前438年，晋国的国君晋哀公死了，儿子即位，就是晋幽公（幽yōu）。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他们见新君软弱无能，大伙儿就商定了平分晋国的办法。他们把晋国的绛州和曲沃（wò）两座城给晋幽公留着，别的地界三家瓜分了。这一来，韩、赵、魏三家就称为“三晋”，各自独立。晋幽公只好在三晋的势力之下活着。他不但不能把三晋当做晋国的臣下看待，反倒一家一家地去朝见他们，地位就这么颠倒过来了。

公元前425年，赵襄子得了重病死了。就在这一年里，韩康子和魏桓子也都病死了。这三家的继承人叫韩虔（qián）、赵籍和魏斯。他们合在一起，打算自己正式做诸侯。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去见周威烈王，要求他把他们三家加在诸侯的名册上，还说：“韩虔、赵籍、魏斯都因为尊敬天王，才来禀告。只要天王正式封他们为诸侯，他们就能辅助天王。”周威烈王一想，不认可也是没用，他就封魏斯为魏侯，赵籍为赵侯，韩虔为韩侯。

这新起来的三个诸侯宣布了天王的命令，各自立了宗庙，向列国通告。各国诸侯都来给他们贺喜。只有秦国（在陕西省南部）不跟中原诸侯来往，中原诸侯还是把它当做西方的戎族（山戎的部族；戎 róng）看待。秦国当然没派人来。

晋幽公之后，到了他孙子的时候，三晋干脆把这个挂名的国君也废了，让他做个老百姓。从此，晋国的统治系统就断了，以后只有韩、赵、魏，连晋国这个名称也不用了。



## 用人不疑

三晋里头最强盛的要算魏国了。魏文侯斯一个劲儿地搜罗人才，兴修水利，改进耕种的方法，还实行粮食平粜（tiào）：逢到熟年，公家把粮食照平价买进；逢到荒年，公家把粮食照平价卖出。这么一来，不管年成好不好，粮价总是平稳的，农民生活比以前安定，生产发展就比较快。

魏国渐渐强盛起来，魏文侯就决心要去收服中山国（在河北省定州市）。中山国在魏国的东北边，原来是晋国的属国。自从三家分晋之后，中山国向谁也没进贡。魏文侯怕赵国或是韩国把中山国夺过去，就打算先下手。再说中山国君荒淫无道（淫yin），对待老百姓非常凶暴，魏文侯更觉得有理由发兵去征伐。有人推荐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叫乐羊（乐yuè），说请他当大将，一定能够把中山收过来。可是另外有些人反对说：“不行！乐羊的儿子乐舒，如今正在中山做大官。咱们不能叫他去打中山。”魏文侯就派人去探听，才知道乐羊很有见识。他儿子乐舒曾经奉了中山国君的命令去请他。乐羊不但不去，还叫他儿子离开中山，说中山的国君荒淫无道，跟他在一块儿必然自取灭亡。魏文侯就派人把乐羊请了来。

魏文侯对乐羊说：“我打算派你去征伐中山，可是听说你的儿子在那边，怎么办呐？”乐羊说：“大丈夫为国立功，决不能为了父子的私情不顾公事。我要是不能把中山收服过来，情愿受处分！”魏文侯挺高兴地说：“你这么有把握，好极了。我就用你，相信你。”乐羊很感激国君这么信任他，要求





◎ 用人不疑

YONGRENBUYI

9



马上发兵。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西门豹（姓西门，名豹）为副将，率领五万人马去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君姬窟（jīkū）派大将鼓须带领一大队兵马迎上来，不让魏兵过去。两边打了一个多月，也没见胜败。后来乐羊和西门豹拿火攻的法子把鼓须打败，一直追到中山城下。

中山国大夫公孙焦对姬窟说：“乐羊是乐舒的父亲，主公不如叫乐舒去要求乐羊退兵。”姬窟就叫乐舒去说。乐舒推辞说：“早先我奉了主公的命令去请他。他坚决地不肯来。如今我们父子两个各有主人，他决不能答应我。”姬窟逼着他去说，还吓唬他说：“你不去，我先要你的狗命！”乐舒只好上了城门楼子，请他父亲跟他见面。乐羊一见乐舒，就骂他：“你就知道贪图富贵，不知道进退，真是没出息的奴才！赶快去告诉昏君早点投降，他还有活命，你还能见我。要不然，我先把你杀了。”乐舒央告说：“投降不投降在乎国君，我不能做主。我只求父亲暂时别再攻打，让我们商量商量。”乐羊说：“这么着吧，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们君臣早点打定主意。”乐羊下令把中山围住，不许攻打。

姬窟认为乐羊心疼自己的儿子，决不会急着攻城。他仗着中山城结实，城里粮草又充足，不打算投降。一晃儿，一个月过去了。乐羊就准备再攻城。姬窟又叫乐舒去求情，再宽限一个月。他还想到外边去请救兵。可是乐羊把中山城围了好几层，城里的人没法出去。就这么打也不打，降也不降，只叫乐舒一再请求乐羊放宽期限。

几个月又过去了，魏国朝廷里就有不少人议论纷纷，都说乐羊为了儿子不加紧攻打，中山就别想收服了。魏文侯不说话，他接连不断地打发人去慰劳乐羊，还告诉他国君正在替他盖房子，预备等他得胜回朝的时候，送给他住。乐羊非常感激，可就是按兵不动。西门豹也着急起来了，对乐羊说：“将军还打算不打算攻打中山？”乐羊说：“没有的话。我两次三番地答应中山国君放宽期限，让他两次三番地失信，为的是让老百姓知道谁是谁非。我可不是为了乐舒一个人，为的是要收服中山的民心。”西门豹听了，这才放心。

又过了一个月，中山国君还不投降。乐羊可就开始攻城了。姬窟眼瞧着





中山守不住，就叫公孙焦把乐舒绑在城门楼子上，准备杀他。乐舒嚷着说：“父亲救命！”中山的大夫公孙焦对乐羊说：“赶快退兵，你儿子还有活命；你要是再攻城，我们可就要把他开刀了！”乐羊骂乐舒说：“你当了大官，不能劝告国君改邪归正，又没法守城，投降又不投降，抵御又不抵御，还像个吃奶的孩子叫唤什么？”他拿起弓箭来，准备射上去。公孙焦叫人把乐舒拉下来。他对姬窟说：“乐舒的父亲向咱们进攻，乐舒也不能说没有罪呀。”姬窟就把乐舒杀了。公孙焦看着乐舒的尸首，想出了一个主意来。他对姬窟说：“咱们把乐舒的尸首煮成肉羹（gēng）去给乐羊送去。他见了儿子的肉羹，必定难受，也许悲伤得神魂颠倒，就没有心思再打仗了。”姬窟依了公孙焦的话，打发人把乐舒的肉羹给乐羊送去，还对他说：“小将军不能退兵，我们把他杀了，做了一罐肉羹送给你！”乐羊气得头顶冒火儿，指着瓦罐骂着说：“你侍奉无道昏君，早就该死！”他把瓦罐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嚷着说：“你们会做肉羹，我们的兵营里也有大锅，正候着你们的昏君呐！”乐羊恨不得一口把中山吞下肚去。他命令将士加紧攻城，等到撞开城门，他带头冲了进去。姬窟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自杀了。公孙焦出来投降，乐羊数说他的罪恶，把他杀了。接着，乐羊安抚中山的百姓，废除了姬窟定下的一些暴虐的法令，叫西门豹带着五千人留在中山，自己率领着大队人马回去了。

乐羊到了魏国的都城安邑城外，就瞧见魏文侯在那儿等着他。魏文侯慰问他说：“将军为了国家，舍了自己的儿子。我真过意不去。”乐羊献上中山的地图和战利品。大伙儿都称赞乐羊。魏文侯请他到宫里去喝酒。乐羊因为立了大功，谁都向他表示钦佩，他不由得显出有些骄傲的神气来了。宴会完了，魏文侯赏他一只箱子，箱子上下封得挺严。乐羊一看，心里想不是黄金，就是白玉。他想，大概魏文侯怕别人见了引起嫉妒，才这么封着。他越想越得意，当时就叫手下的人很小心地把箱子搬到家里去。

乐羊赶紧回到家里，打开箱子一瞧，愣了。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宝贝，全是朝廷里大臣们的奏章！他随便拿起一个奏章来瞧瞧，上面写道：“乐羊连打胜仗，中山眼看就能攻下来了。但是为了乐舒的一句话，就不再攻。父

子私情，于此可见。”他又拿起一个奏章，上面写着：“主公如不召回乐羊，恐怕后患难防。”其余的奏章大都写着：“再让乐羊留在中山，怕是连五万大军也要断送了。”“当初拜乐羊为大将，已经错了主意。”“人情莫过于父子，乐羊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骨肉？”乐羊一边看一边掉着眼泪。他说：“想不到朝廷中有这么些人在背后毁谤我！要是主公不能坚决地信任我，我哪儿能成功呐？”

第二天，乐羊上朝谢恩。魏文侯要封他，乐羊再三推辞说：“中山能够打下来，全是主公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可说。”魏文侯说：“倒也是，除了我，没有人能够这么信任你；可是除了你，也没有人能够这么收服中山。你已经辛苦了。我封你为灵寿君。”乐羊谢了国君，就动身到封地灵寿（原属中山，在河北省正定县北）去了。

